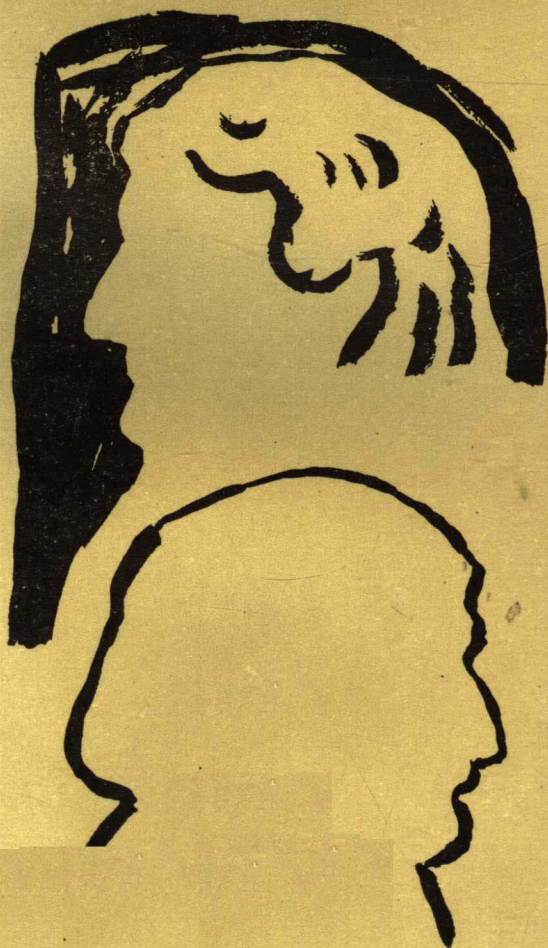


孤注一掷

[罗马尼亚]哈拉兰布·辛凯著

马 天 民 译



本62A-2

孤 注 一 擲

[罗马尼亚]哈拉兰布·辛凯 著

马 天 民 译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HARALAMB ZINCĂ
UN GLONTE
PENTRU RESIDENT

根据苏联军事出版社1983年俄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杨震夏
封面设计：徐 芸

孤 注 一 擲
〔罗马尼亚〕哈拉布兰·辛凯 著
马 天 民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50,000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0116·1033 定价：1.65元

内 容 提 要

六十年代初，布加勒斯特突然冒出一名已洗手多年的老牌间谍潘塔济，意欲与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一笔“交易”：用一本内含珍贵情报的札记换取一份出境护照。岂知罗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如约前去作进一步洽谈时，这位二次大战时身手不凡的间谍竟神秘地失踪了，继而引出了罗马尼亚安东尼斯库亲纳粹政权时期一桩奇特的叛国案……侦查过程中又节外生枝，屡屡受挫。最终这一扑朔迷离的故事竟以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场。

目 录

1	再次出现	1
2	“再见了，大尉先生！”	39
3	两个潘塔济	82
4	遗书	111
5	玛丽娅·安格利妮的日记	133
6	原档案室主任恰姆佩利亚	169
7	“死了……完全死了……”	199
8	律师	255
9	艰难的一天	288
10	《半人半马》①复活了	320

再次出现

1

卢契安跟妻子莉娅和儿子坐在电视机前。正在播放一部倍受欢迎的美国影片，电视机里传出的枪声震耳欲聋，要不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们安静了一下，卢契安可能连电话铃响都会听不见的。他不满地站起身来……

今天是星期日，他们过得很美满。全家乘坐一位朋友的汽车去克伊亚，在林中的小草地上休息，观赏不太高的青山。卢契安指望晚上也能在电视机前安安稳稳地度过。你看，真没想到——电话来了！那铃声响得就象是因为打断了他那十二小时的悠闲生活正洋洋自得呢。

卢契安选了个适当的位置，以便继续观看屏幕上那位郡长的活动，一面拿起了话筒：

“喂！”

“是卢契安大尉吗？”他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嗯，是我！”卢契安答道，并不掩饰心中的不快。

“太好了，总算找到您了！”对方高兴地说，“我今天给您打过好几次电话……”

“有话就说吧。您是谁？有何贵干？”卢契安打断了他

的话。

屏幕上展开了真正的搏斗——闪现出拳头、酒瓶和椅子。

“电话里我不便说出自己的姓名。”

“那您干吗给我打电话?!”卢契安生气地说。

莉娅感到惊奇，转过头来。卢契安打了个手势安慰她：没事，你看电视吧。

“我打电话是请您喝杯酒，顺便谈点事，”陌生人迅速地回答，没计较对方气冲冲的语气。“这对您有好处。对不起！我表达得不对头。是对您的工作有好处……”

“我们明天再谈吧，”卢契安建议说，但是突然想到很少有人知道他家里的电话号码。这念头使得他完全抛开了看电视的事。

陌生人坚持说：

“可我们必须今天见面。我重说一遍：我们的交谈有利于您的工作。”

“他从哪儿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为什么光给我打电话？”卢契安越来越疑惑不解地自问。“真见鬼！星期天，又在这么晚的时候！”

“好吧。可是您究竟是什么人？”

“现在我已经是个幽灵了，”陌生人干笑了一声，并无丝毫挑衅的意味。

“我看，您是存心跟我开玩笑。”

“绝对不是。等我们见面以后，您就会明白，我一点也不是开玩笑。”

卢契安没再反驳，而且作了让步：

“您说在哪儿见面？”

“现在还不到九点。我知道有一部车子归您支配，我恭请您赶到凯旋门来。那儿有个夏日小餐厅……”

“旁边是个食品店？”

“对，大厨先生。您进去之后往右走。靠墙的最后排桌子。我就在中间的一张小餐桌那儿，”陌生人急急忙忙地解释，“我把一本《火焰》杂志摆在显眼的地方，您就凭这本杂志来找我。”

“留神，这人懂得秘密活动。”卢契安想了一下，接着问道：

“您从哪儿打的电话？”

“餐厅的自动电话。”

“您一个人吗？”

“大厨先生，对此您不用担心。我劝您不要舍不得在这空闲的夜晚离开住宅和家人。”

“挺有礼貌，尽量表现得客客气气……这会是什么人呢？”卢契安继续猜测。他竭力把通话时间拖长：

“我究竟有幸跟谁在打交道？”

“这是您意想不到的……我暂时只能对您说这么多。”

卢契安觉得对方又一次有点神秘地笑了笑。

“也许我们认识吧？”

“您会明白的……”

“过一刻钟左右我赶来。”

“谢谢。我等着您。再见！”

卢契安放下话筒。屏幕上，讨人喜爱的郡长机智地将五名匪徒全部击毙后，怀着惋惜的心情把手枪插进皮枪套

里。

“卢契安，你要去？”莉娅问道，眼睛一直望着电视屏幕：影片眼看就要结束了。

“需要……”

“谁说的需要？”莉娅责备起他来了。“瞧，又有人给你打电话。谁知道搞的什么名堂？你没有必要忙着去会每一个……”

卢契安拿起话筒，开始拨自己顶头上司帕纳伊特的电话号码，但是才拨了三个数字就改变了主意。为这样一桩小事值得惊动他吗？也许上校也正在看这部影片呢。要知道，他也难得有个空闲的晚上。何不试试给弗伦泽挂个电话？卢契安拨了号。弗伦泽大尉在家，马上摘下听筒。

“你一个人吗？”卢契安问他。

弗伦泽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腔调回答说：

“你以为我打光棍就该天天晚上孤单寂寞地烦闷吗？你想听听她的声音吗？她在洗澡间里……我这就去叫她……你为啥不吭气了？”

“别装腔作势了。我有事找你……”

“你是要我把她一个人抛下吗？”

“别唠叨了！现在仔细听我说……”

“你真打算去吗？”当卢契安对他讲完这一奇怪的邀请以后，弗伦泽感到惊讶。

“我奇怪的是他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卢契安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弗伦泽试图安慰自己的同志：

“会不会是我们同事中的什么人？……这位同志要庆祝

一件隆重的事，要你去参加，于是搞得很神秘。否则怎能把你诱出家门呢？”

“那么，应当也给你打电话呀！”

“是啊，你的论据有说服力，”弗伦泽嘲弄地说。他考虑了一会儿，突然改用严肃的语气说：“我跟你去。”

“这没有必要。继续享受你的周末之夜吧。再见！”

一刻钟后，一辆出租汽车停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小餐厅门前，卢契安大尉从车子里下来。

从赫雷斯特雷乌公园那边吹来凉爽的充满芳香的微风，卢契安感到对那位诱他出门的陌生人憋的一肚子气现在已经消了。他转过身朝凯旋门望了望——在探照灯照射下，它比白天显得更为雄伟壮丽。卢契安走到街对面。从紧挨着食品店那堵无门无窗壁的夏日餐厅里传出愉快的音乐声：那里的录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

“右边，靠墙的最后排桌子，中间的一张。《火焰》杂志放在显眼的地方。”卢契安聚精会神地回想着。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愚弄呢？倘若这是我们的某个爱开玩笑的人呢？嘿，那我真要跟他算帐！”

卢契安在餐厅门口停留了一下。朝右边望了望，找到了靠墙的中间那张桌子，而且马上就发现了斜靠在博尔谢克牌矿泉水瓶上的那本《火焰》杂志。紧接着他看见了那位要跟他会面的人，顿时使他惊异不已：“我还老在那儿猜来猜去！原来是潘塔济先生！真见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真是意想不到！”根据梳得光溜溜的，就象是粘在脑袋上朝两边分得很匀称的头发，卢契安认出了他。“是的，是他

……可是他为什么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呢？多少年过去了？从我审问他那时以后，大概有十二年了吧……”

卢契安决定暂时不认潘塔济，装作自己记性不好。确定行动方案之后，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潘塔济的座位走去。对方也已发现卢契安，在等着他，丝毫没有流露出神经过敏或急躁不安的迹象。

“我可以坐您这张桌子吗？”

“请吧，”潘塔济彬彬有礼地邀请卢契安，仿佛根本不认识他似的，但他立刻就把那本杂志挪到一边，好象是证实大尉一切都理解对了。

卢契安在桌旁坐下。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把眼睛盯着“陌生人”。潘塔济已大大衰老。他多少岁了？大概还没到垂暮之年吧，可是嘴巴周围深深的皱纹，一张几乎干瘪的嘴，颧骨上干枯发黄的皮肤。这一切都说明此人已到考虑死亡的时刻了。潘塔济身穿一件旧式的奶油色茧绸西服，白衬衫浆得很硬，系一条打了蝴蝶领结的黑色领带。“他还是跟十二年前一样，一副绅士派头，”卢契安心想。“只差一顶圆顶礼帽和一根拐杖了。”他的眼睛遇上了潘塔济的目光。潘塔济的一双眼睛虽然长得小，而且已深深塌陷，但却闪烁着一股发自内心的光芒。

由于意识到对方在仔细观察自己，潘塔济在布满皱纹的脸上装出神秘的微笑，问道：

“您还记得我吗？”

“说实在的，记不得了。”卢契安撒谎说。此时此刻，他后悔自己戒了烟，因为这正是装做在口袋里找烟的好时机。

潘塔济脸上的微笑变成了讥笑。

“真的吗？就您的职业来说，记住人家的相貌简直是必不可少的。”

卢契安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耸了耸肩说：

“当然，您说得对。但有什么法子呢！”他用手掌擦了一下额头，好象是在尽力回想似的，“您知道，年岁……记忆力有它自身的规律……还有，眼前经过的人又是何其多啊！”

“您仔细看看我，”潘塔济鼓励说，毫不掩饰自己对交谈者抱有的好感。

“嗯，是啊，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您。”卢契安含含糊糊地低声说，又耸了耸肩膀。“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我看您很清楚我的情况。连我家的电话号码对您来说都不是秘密……”

“您还没认出我来吗？”潘塔济又扫兴又惊讶地问道，“莫非我真变得这么厉害？”

卢契安继续遵循既定的策略，说道：

“我一边看您，一边绞尽脑汁地回忆。让我再想想。暂时，请讲讲您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好吧，”潘塔济表示同意，“我来满足您的好奇心吧。有一天，我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我是个领养老金的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对，您没听错：罗马尼亚政府给我发养老金……”

卢契安大尉思忖，潘塔济强调最后一句话决非偶然，于是加倍注意地听着。他一边思考，一边回忆。间谍-幽灵一案。十二年前，此刻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当时是某部门的

一名普普通通的经济专家，被列为该案的嫌疑对象，但由于缺乏罪证而被释放。后来他的问题也就此了结了。

“于是，我没有任何明确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偶然遇见了您，”潘塔济越来越兴奋地接着说，“按照老习惯我决定跟踪您。”

卢契安觉得潘塔济是带着某种自鸣得意说出“跟踪”这个词的。

“仅仅为了寻开心？”军官十分诧异。

“是的，”老人表示同意，“我当时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将来什么时候还要找您。于是，就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跟踪查出了您住的地方。后来我研究了居民名册，轻而易举地认定，您那套住宅是以您妻子的名义登记的。由此我得出结论，电话也必然是用您妻子的名字登记的。您瞧，我并没弄错。我正光明地完成了这一行动。”潘塔济颇为自满地把话说完。

这时卢契安用手掌啪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显出“高兴”的样子，大声叫道：

“等一等，等一等！……潘塔济！是这样叫吗？您是季别里乌·潘塔济，对吗？”

“谢天谢地！”潘塔济轻松地缓了口气。他的脸一下子容光焕发，变得年轻起来，但随即又黯然神伤了。“是呀，是我。”

突然，一个服务员来到他们桌子跟前，卢契安这才想起自己是在餐馆里，听见了音乐声和嗡嗡嘈杂的谈话声。他要了一百克白兰地。服务员离开后，潘塔济仍想重新架起那座无形的伤感之桥。他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说：

“十二年过去了！当时您还完全是个青年军官，豪情满怀，我甚至敢说，您当时非常热情地支持三月六日的制度。”

①潘塔济挨近卢契安，几乎是悄声地接着说：“您还记得不，五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缉捕里恰尔德·布鲁克。我跟这个案子也有牵连！但这是另一回事。”

他伸了一下腰。大尉那种无法察觉的沉静并没使他丧失信心。各有各的行当嘛，而潘塔济是非常了解那些与之长期进行顽强的秘密斗争的人的。他总是希望间谍“幽灵”的名字会给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官留下应有的印象。

“您还记得他吗？”

卢契安觉得还是避免回答为好，但他暗自寻思：他究竟想干什么？不管怎样，开场不坏。他请我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然而谁知道他……”

“当时你们只不过惊动了我不下，虽然有段时间你们在监视我。老实说吧，我是故意让你们监视的……我看现在已无须隐瞒这一点了，因为当时我是在幕后操纵。您那时还太年轻，而我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头稍稍偏朝左边，怀着优胜者的得意和一种职业自豪感望了望卢契安。这种职业自豪感长期潜藏在他的内心深处，而现在象是获得了解放，激发出来，使这位老“绅士”干瘪的脸也变了样。

“哼，我们当时也并非那样缺乏经验，”军官心里暗自反驳。他被职业的兴趣和弄清真相的欲望越来越吸引住

① 1945年3月6日建立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工农阶级的代表占优势的民主政府。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彼得罗·格罗查博士主持了这个政府的工作。

了。

潘塔济这时接着说：

“我一切都估计得很准确。我知道你们没有任何可以对我起诉的罪证。里恰尔德·布鲁克不会出卖我。即使有这种可能……”

服务员送来白兰地后就消失在餐桌之间了。卢契安举起高脚杯。潘塔济乐意地迎着举起一杯法国葡萄酒，说道：

“非常高兴！”

“我也很高兴，”卢契安回答。

几口酒下肚，老“绅士”决定卖弄一下自己。

“您看我几岁了？”他问道，笑吟吟地等着对方回答。

“六十左右，”卢契安决定奉承他一下。

“啊！”潘塔济叫了一声。“六十！我不反对是六十，可是我已经七十出头了。是啊，说起来……”他突然沉默下来，意思是让对方明白：该换个话题了。他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聚精会神地望了望大尉：“当然，您感兴趣的是我用这种神秘的方式把您从家里诱出来的目的何在，是吗？”

“不错，”卢契安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这次会面是非同寻常。整个晚上您都在让我猜迷，可我暂时还没猜着。”

“我喜欢您这个‘暂时’二字。”潘塔济对交谈的进展感到满意，抬起酒杯沾了沾嘴唇，非常兴奋地接着说：“卢契安先生，五二年你们没能对我提起公诉。所以今天，十二年之后，我本人愿意说出自己的犯罪事实，听候您的发落。你们当时曾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搜集这些罪证。这难道不是逻辑

上的奇谈怪论吗？何况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罪证即使在今天也会要我的老命的。”

与潘塔济的突然会面，神秘的、不符合任何逻辑的谈话，音乐声，嘈杂的说话声和餐厅里拥挤的人群，这一切使卢契安感到眼下发生的事情背离了现实。

“卢契安先生，我不是，说得确切些，以前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号人，即一名普通的间谍。我告诉您吧，五二年我是‘百眼巨人2号’情报组织驻国外间谍机关的负责人，执行重要的任务。

卢契安手持高脚杯在发呆。“他怎么啦，疯了吗？！……”大尉想道，“莫非？……”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字眼。现在卢契安已经后悔没带弗伦泽一块来，而是一个人投入了这场冒险的行动。

潘塔济察觉到这位军官的内心相当紧张，显得十分警觉，于是他的嘴角上现出了自得的讪笑。

“当过驻外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他强调说，“但现在不是了。自从你们逮捕里恰尔德·布鲁克以后，他们就把我撤了。请您相信，卢契安先生，我以前是个出色的间谍。”他贪婪地干了一杯酒。

“不，不对头。他神经有毛病，”卢契安对自己说，对于这些谰语他找不出别的解释。“这不光是和疯子打交道的问题。把你牵扯进这件事里，是不会令人高兴的！”于是他拿定主意：“重要的是，别让人把你诱入陷阱……”

潘塔济根本不理会对方，完全陶醉于自己的讲述：

“虽然我当时是整个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当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同时又是个受骗者。您看，自从五二年让

我停职以来，我一直在等待，等……”

卢契安按捺不住了：

“您等什么呢，潘塔济先生！”

“等老板把我带离这里呗。但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他们欺骗了我，并且……怎么才能表达得准确些呢？……用最难令人置信的方式。也许我所说的一切在您看来是疯子的谰语，不过，要是您这样认为的话，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卢契安先生，我是个有钱人。我决不是在此胡说八道。不，不是的！脑力和体力方面我都是绝对健康的。我在瑞士的银行里有存款。我的财产，应当说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存在那里很可靠。这些钱是我用一个职业间谍的苦役劳动积攒起来的。可是有人却用最卑鄙的方式出卖了我，欺骗了我！把我忘了！您要知道，这些年我是怎样盼望有人来找我啊。一听见敲门声，就去开门——暗语是：‘希金斯先生，皮格马里翁是爱您的！’”

“他究竟要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卢契安完全被这种非同寻常的自白吸引住了，他想猜出对方的意图。

沉默了几秒钟后，潘塔济又俯身向着军官，这回他用一种诡秘的语气说：

“大尉先生，我请您上这儿来，是要建议您和我达成一桩交易。是的，一桩交易。”

“您说吧，”卢契安回答。

“到四四年8月23日^①，我就有十年的间谍工作经历

①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以美国贼安东尼斯库为首的军事法西斯专政，调转枪口反对希特勒德国。这一天被定为罗马尼亚民族解放日。